

A circular illustration with a white background, framed by a dark blue border. Inside the circle, several children and adults are depicted in various poses. At the top, a man in a white shirt and a child in a striped shirt are lying down. On the right, a man in a white cap and a woman in a dark dress are standing. At the bottom, a man in a white shirt is sitting on the ground, surrounded by pots and pans. On the left, a woman in a red and white checkered apron is standing, and a young girl in a red dress is standing next to her. The title '好哇, 孩子們!' is written in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好哇, 孩子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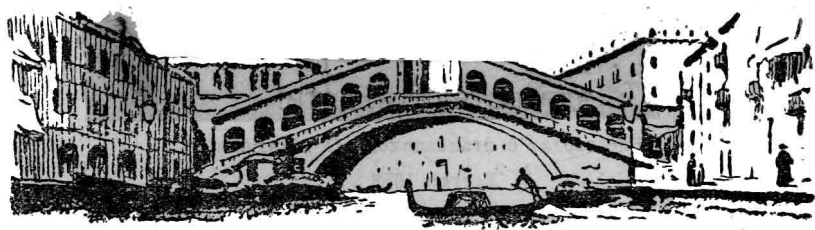
約·羅大里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好哇孩子們！

——給兒童的詩歌——

冰 心 著



〔意大利〕約·羅大里

好哇，孩子們！

薩·馬爾夏克 俄譯
任 溶 溶 中譯
奧·維雷斯基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Д. Родари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ЕТИ!

Впереводах с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С. Маршака

Детгиз 1953

書號：譯 3018 28 開本 45 千字 定價 3,400 元

好哇，孩子們！（高）

著者	約·羅	大里
俄譯者	薩·馬	爾夏克
中譯者	任溶	溶
繪圖者	奧·維	雷斯基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195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91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給孩子們〔註〕

我被囑咐給孩子們說幾句話，講講我自己，講講我的詩。

一九四八年，我在米蘭的意大利共產黨機關報——團結報擔任文學記者。這以前，我是一個小學教師，同時做黨的工作。

有一回，報紙總編輯吩咐我給團結報的讀者——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孩子寫信寫故事。我已經好幾年不教書了，可是一拿起筆，就想起了我那些學生，他們又盯着我看，等着我講童話，講有趣的故事……我這就給孩子們寫起東西來了。

有一回，編輯部裏來了一封信，是一個女人寫的。她信上說：“我住在一間又黑又潮濕的地下室裏；我們已經好多年沒住屋子了。我的孩子就在這地下室裏長大，他的名字叫七巧。也給他寫首小詩吧……”

於是一首詩問世了：

“七巧的地下室，在陰溝邊上……”

直到現在，意大利有千千萬萬孩子住地下室、茅棚、窖洞和板棚。

我這首講七巧的詩，是爲這些孩子寫的，同時也爲了使比較幸福的孩子們想到他們，談到他們。

此後接連很久，我收到孩子們、父母們的來信。常常有一些信使我想起我見過、我親身碰到過的事情，於是我寫新的詩。

〔註〕 作者這篇序，是給俄譯本寫的。

我的父親是位麵包師傅。十歲他就離家很遠，到一家麵包房裏去當學徒。後來他開成了一家小麵包房。我就是在一袋袋麵和煤之間長大的。

因此，我想到要寫麵包師傅：

“頭髮眼眉毛，
好比蒙白霜。
早上鳥兒還沒醒，
麵包師傅起了牀。”

我的母親八歲就進紙廠幹活，後來進織綢廠，再後來，在有錢人家裏做了多年用人。我寫那首講女用人、講囉嘛的主人家的詩，不由得想起了她。

我在團結報工作，在意大利走來走去。我看見過僱農和農民罷耕，爲了土地而鬥爭。我看見過工人起來保護自己勞動的權利。我看見過被警察打傷的勞動者。摩登納城打死了六個工人，因爲老闆要關廠，而工人們護廠。

我參加過反戰遊行，參加過爭取自由的鬥爭。生活在所有這些事情當中，你就不能只講講花兒，講講肥皂泡了——辦不到的！於是在我的詩裏，就寫我在國內走來走去所見到的東西。

意大利兒童生活在鬥爭的環境裏。他們常常親身參加到鬥爭裏去。

比方說吧，在勒佐·艾米里亞城，老闆們想關掉一家大工廠。工人

們就接管它，一個工錢不拿，幹了整整一年。他們甚至於還能出產新式的拖拉機。勒佐·艾米里亞省的孩子們給這些工人募集用品和衣裳，給工人們的孩子募集玩具。他們演戲，得到的錢也捐給工人們。這些孩子做許許多多好事情，什麼時候我要試試看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

不久以前，意大利發生了幾次鐵路大罷工，我寫了一組詩，講火車，講車站，講司機。

現在我隨便到哪一個意大利城市，總碰到唸過我的詩、能背出我的詩的孩子。我盡力要知道哪些詩他們最歡喜，哪些詩他們不好懂，為什麼，有哪些字他們不明白。我想教會這些孩子“和平”“自由”“勞動”“全世界人民的友誼”等等字眼，同時我很高興能使他們大笑，或者微笑一下。

我一直待在孩子們中間，因為我在進步刊物少年先鋒隊員裏工作。這份周刊有插圖，是出給孩子們看的。

關於我的詩，我還可以說這麼一回事。

菲拉拉城的市長是一位又有魄力又聰明的女共產黨員。不久以前，她發動大家送禮物給窮孩子，在小包裹夾進了我的詩集。過了沒幾天，反動報紙猛烈地攻擊市長，說我的詩“煽動仇恨”和“違反教育”。

你們看，在我們這裏，就是這樣說那些教育孩子痛恨戰爭的人的。可是別怕：不管在哪裏，和平都更強、更有力。

約萬尼·羅大里

目 錄

給孩子們..... 1

上遠道去看看..... 1

一行有一行的氣味..... 4

一行有一行的顏色..... 7

捉魚的..... 9

起重機上的工人.....12

城裏的電車.....14

“收買破爛!”16

郵遞員.....17

補茶壺鍋子的.....20

談談大熱天和城裏的孩子.....21

輕點兒.....24

船.....26

磨刀匠.....29

女用人.....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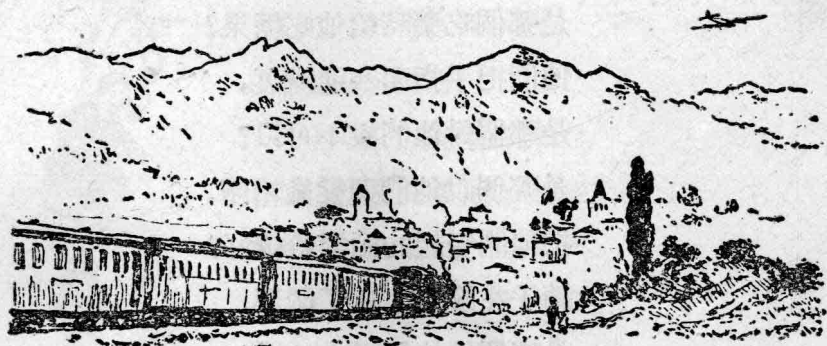
清道工人.....32

蓋房子的老工人.....33





消防隊員.....	35
擦皮鞋的.....	37
新聞記者.....	40
“哭”字.....	41
七巧.....	45
仙人們上哪兒去了?	48
星期六晚上.....	55
不是人人都有星期天.....	57
大懶蟲.....	59
摩登納孩子.....	61
聖·謝維羅的婦女.....	63
山中.....	65
威尼斯.....	66
轉椅.....	68
給仙人的信.....	70
環球的團團轉舞.....	72
雪人.....	74
棍子上的屋蓋.....	76
窗上的樹.....	77
天底下孩子一共多少.....	80



上遠道去看看

我巴不得有一天能走遍天下，
去看一看孩子們在那裏做啥。
叫啥名字？

過的什麼日子？

看一看有哪些孩子進學校，
看他們去上學可要走遠道，
身子好不好，歲數多大，
他們的爸爸有活兒幹嗎。

是哪個給他們收拾小被窩？
是哪個吃藥時給他吃糖果？
他們把手指頭塞進嘴裏，
是哪個對他們說不可以？
是哪個說他們頭髮亂糟糟，
把他們豎起的頭髮給梳好？
褲子在籬笆上扎了個洞，
是哪個給他們耐心地縫？

我很想快點兒去打聽明白，
膽子大、不怕黑，有哪些小孩。
是不是孩子們枕頭當中，
經常地藏好了快樂的夢？
他們要是老半天不能夠睡熟，
是哪個親愛地把住他小手？
是哪個說地上的黑影甯怕，
不過是牆角的衣裳投下？

我就是這樣，
要上四面八方，

對大家說聲：

“好哇，孩子們：

白種的、紅種的、

黑種的、黃種的孩子，

草原上、林子裏、深山中的孩子，

柏林的、都靈〔註〕的孩子，

快活的莫斯科、北京的孩子，

悲傷的朝鮮的孩子——

是鮮花，

却是在戰神威脅下面的孩子！

不管頭髮顏色，也不管是誰，

全世界的孩子們吶——敬禮！”

〔註〕 都靈是意大利的一個城。



一行有一行的氣味



不管哪一行，
氣味不一樣。
跑進麵包店，
麵粉噴噴香。

走過木匠店，
你試聞一下，
不聞到木板，
就聞到鉋花。



油漆的工人，
一股油漆味；
鑲玻璃窗的，
聞到油石灰。



褲子有汽油味，
那是位司機；
外衣有機油味，
那是廠裏做工的。



有肉荳蔻味——
那是做餅的師傅；
有好聞的藥氣味——
那是看病的大夫。

犁地的農民，
有泥土氣息，

打他身上聞到
草原和田地。

漁人的氣味，
叫人想到魚和大海。
只有不幹活的人，
聞不出什麼氣味來。

懶惰的闊佬，
任他香水洒多少，——
孩子們，他那身氣味，
實在不大好！



一行有一行的顏色



不管哪一行，
顏色不一樣。
麵包房師傅，
渾身白晃晃。
頭髮眼眉毛，
好比蒙白霜。
早上鳥兒還沒醒，
麵包師傅起了牀。



司爐的工人，
黑得亮堂堂。
油漆的工人，
藍、白、黑、紅、黃。
廠裏的工人，
一身工人裝，
深藍的顏色，
青天一個樣。



工人一雙手，
閃閃發油光。
富人一雙手，
白得沒話講。
指頭軟綿綿，
指甲閃閃亮。
隨便啥油膩，
從來不沾上。

哼，他們皮膚是非常白，
做的事可真是黑得慌！

